

# 題寫名勝

从黄鹤楼到凤凰台

商伟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商  
伟

題  
寫  
名  
勝

从  
黄  
鹤  
楼  
到  
凤  
凰  
台

生  
活

一  
联  
书  
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 / 商伟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1  
(重读唐诗)  
ISBN 978-7-108-06701-2

I. ①题… II. ①商…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 I207.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1092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 数 120 千字 图 39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目 录

引 子	1
一 《登金陵凤凰台》：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7
二 从《登金陵凤凰台》到《黄鹤楼》： “白云”与“黄鹤”之辨	33
三 李白的黄鹤楼“情结”：文字与视域的吊诡	63
四 竞争、占有与名胜题写的互文风景	73
五 重返黄鹤楼：从毁灭到重建	95
六 粉壁与题诗：诗歌写作的物质媒介及其语言密码	107
七 “物色分留待老夫”：杜甫对先行者的回应	119
八 名胜被占领之后：即景诗与缺席写作	139
九 名胜的文本化与文本化的名胜	173
尾 声 从搁笔到题诗	191
讲座记录 开场白和问答	199
后 记	213
征引文献	221

# 引 子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的《黄鹤楼》，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我就从这两首熟悉的作品着手，来考察一下初盛唐时期题写名胜的诗篇及其相关问题。

因为涉及名胜，这类诗篇通常与登览、宴饮、访古和行旅等场合相关。与此相应，对题写名胜的作品也可以做出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定义专指以名胜为题的作品，广义的外延覆盖了与名胜相关的场景，包括赠答和送别之作等等。我在这里主要采用狭义的说法，但狭义与广义的作品之间有时也难以严格区分。例如，有的题写名胜的诗篇同时就是赠答之作。从写作方式来看，题写名胜可以一并归入即景诗或即事诗的范畴。其中有的作品是题写在壁上的，与题壁的书写行为和物质条件紧密关联，具有潜在的表演性和展示性。这些因素都需要在解读文本时，予以特殊的考虑。

名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历史名迹到风景胜地，都包括在内。不言而喻，名胜离不开文字书写：一处地点总

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并因此而成其为名胜的。而书写的名胜也同时构成了文本化的风景。人们往往在诗歌中遇见名胜，无论是否亲临其地。

为什么从唐诗入手来讨论题写名胜这个话题呢？题写名胜固然并非始于初盛唐，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却是前所未有的。伴随着南北统一所带来的地域版图的拓展，历史名迹得到了普遍的确认或被重新确认，此外还出现了新的名胜和地标建筑。这给诗歌写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并以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参与了诗歌全盛时代的缔造。的确，如果剔除掉题写名胜的诗篇，以及与名胜有关的诗篇，我们所熟知的唐诗便立刻面貌大异，诗歌的黄金时代也为之黯然失色。

值得强调的是，诗歌题写不仅造就了名胜风景，还反过来塑造了初盛唐的诗坛版图。在标志着名胜的诗坛版图上，遍布了诗人的足迹。他们因为题写名胜而闻名诗坛，并在其中赢得一席之地。题写名胜的诗篇同时参与绘制了当时的名胜版图与诗坛版图，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和功能。

严格来说，诗歌题写的名胜版图，正是在唐代成形的。它的背后隐含了一部唐代诗歌史，不仅涉及空间的维度，同时也包括一个时间的维度。由于诗人的唱和应答，以及后来者的反复题咏，自唐代开始，每一处重要的名胜都形成了一个诗歌题写的系列，而每一个系列就是一部微型的或微缩版的诗歌史。它细致入微地展现了诗歌史生成、演变的过程与方式，也让我们了解到，初盛唐诗，乃至整个

唐诗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通过后人的回顾视野而建构起来的。就时间而言，题写名胜之风自初唐而日渐兴盛，但诗歌造就的名胜版图之所以得以确立，又有赖于后来者对先行者的选择与认可。这些后来者包括唐代之后的诗人，也包括了唐代的诗人。

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着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模仿崔颢的《黄鹤楼》并与之竞争的。这个例子提供了切入盛唐诗坛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直接感受诗人的压力与动力、体察他所受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李白在与其同代诗人的竞争中感到了压力。这正是来自先例的压力，也就是先行者对迟到者造成的压力。对于李白来说，先例不再只是写作的资源和灵感的渊薮了，它开始变成一个负担。这一变化决定了迟到者通过诗歌写作对先行者采取新的、不同的回应方式。与此相应，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尽管每一处名胜题写的先行者都占据了天时地利，但这却未必能够保证他在这一诗歌题写系列中拥有奠基者的地位。奠基者只能在一个回顾的视野中，经由迟到者的选择而产生出来并获得承认：迟到者选择了一位先行者，通过与之竞争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同时又反过来帮助确定了先行者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沿着李白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前后推延，一路上会遭遇许多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从文本化的名胜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到题写名胜面对哪些挑战，又引起怎样的回应。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和重新估价古典诗歌的

写作实践与批评话语，尤其是即景诗或即事诗的理想范式和经验基础。所谓即景诗或即事诗也就是“场景诗或场合诗”（occasional poetry），涉及各种场景或场合，如羁旅、出征、赠别、宴饮等等，当然也包括与题写名胜相关的登临游览。就即景诗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即景题咏的假定和在场写作的预期，因为这些假定和预期暗含了重要的价值判断：唯有亲临现场，触景生情，当即写作，才能确保登览题诗作为即兴创作的真诚性（authenticity）与未经媒介的直接性（immediacy）。

显然，所谓即景诗的模式并不限于一个主题或一种类型，而是涉及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核心问题：古典诗歌所呈现的世界究竟是写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是直接出自作者的观察与经验，还是虚拟和想象的产物？它与作者生活其中的经验世界，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sup>〔1〕</sup>落实到题写名胜的诗歌上，我们应该借助什么概念框架，来讨论诗与物、题写与名胜的关系？

即景诗的假设与判断构成了一个规范性（normative）的理想命题，而规范性的理想命题显然又无法有效地解释诗歌实践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难以回答诗歌实践所提出

---

〔1〕 这里所说的“虚构”，主要是就诗歌表达的内容与作者的经验世界的关系而言，不应与小说戏曲中的“虚构性”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有关的论述与争议，在中、英、日文的学术著作论文中，已多有所见，此不赘言。

的各种问题与多方挑战。实际上，在诗歌阅读中，我们不得不经常处理缺席写作的情况与诗歌作品的互文性现象。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观察与虚构、创造与模仿、竞争与因循、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以及诗歌题咏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纷至沓来，但又自有内在的理路可循，环绕着古典诗歌范式的核心特征而展开。因此，我希望一方面把握问题的脉络，另一方面梳理文学史的线索，最终在论述中达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上述问题是从文学史上题写名胜的诗作生发而来的。事实上，许多重要的观念和命题都来自诗歌自身，或蕴含在诗歌的形象化的表述中。通过解读诗歌的文本，将这些观念和命题勾勒出来，串联成有迹可循的思路，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寓意，也就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诗论与文论的相关问题，便有可能将作品的细读，与文学史的叙述和文学批评的论述综合起来，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让我们从具体作品的细读出发，看一看这次旅行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一路上又会有哪些收获。



一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首先来读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sup>〔1〕</sup>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761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最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年。<sup>〔2〕</sup>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sup>〔3〕</sup>看起来还是747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游金陵，是725年至726年。747年之

---

〔1〕 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卷18，页2618。

〔2〕 关于这首诗的系年，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19。

〔3〕 〔汉〕陆贾：《新语·慎微》，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32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页14。

后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带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诗篇。除了这首之外，还有一首写到了金陵凤凰台，题目是《金陵凤凰台置酒》，作于748年前后。

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这座凤凰台与诗歌题写的关系。

从题材来看，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了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题目上的这座金陵凤凰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符瑞志》中篇，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三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民王颍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文采五色，于是被指认为凤凰。我们知道凤凰本无其物，但因为表示祥瑞，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闻之大喜，就上报给了朝廷。结果呢？“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凰里”，<sup>〔1〕</sup>凤凰之名，由此而来。但文中说的是“凤凰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

事实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没有看到题写凤凰台的诗作。或许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南宋的一位文人林希逸甚至说：“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诗也。”<sup>〔2〕</sup>他

---

〔1〕 [梁] 沈约：《宋书·符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28，页795。

〔2〕 [宋] 林希逸：《秋日凤凰台即事》，收于 [宋]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收于 [清] 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7，页627。

强调的是，凤凰台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李白的题诗，而不是相反。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借用清人赵翼（1727—1814）评论崔颢《黄鹤楼》的话来说，正是“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sup>〔1〕</sup>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里讨论的题目上，那就是“题写名胜”。至少可以说，名胜因为诗歌题写而成其为名胜。诗歌参与创造了名胜，也包括名胜周围地点和建筑的命名，后面还会读到其他的例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白也因为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诗，而在这一名胜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这样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占领了金陵的凤凰台，获得了对它的永久性的拥有权。后来的诗人写到凤凰台，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李白的这篇诗作，并向他致敬。

回过头来看这首诗，也不难发现它所关注的核心，正在于名与物，或名与实的关系。体现在诗人的视觉观照当中，就变成了见与不见、有与空、今与昔之间的一系列对照。这里有凤凰台，但凤凰早就消失在诗人的视野之外，变成了一段历史传说。所以，名与实不能共存，二者失去了统一性。在这首诗里，浮云蔽日，三山半落；花草掩埋了幽径，从前的衣冠人物早已变成了土丘。遮蔽掩盖，还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名实不符——这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两个母题。李白在“花草”前面加上了“吴宫”，把自然现

---

〔1〕〔清〕赵翼：《题黄鹤楼十六韵》，收于〔清〕赵翼：《瓯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417。

象定义为历史现象；它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专属于那个朝代。但是在这里，历史与自然发生了奇异的对换，名实之间也无法达成一致：正像晋代的衣冠变成了今人眼中的古丘，变成了自然景物的一部分，这里的花草也早已看不出三国时期吴国宫廷的繁华风流，被它掩埋的宫廷花园，甚至连路径都无从辨认了，名存而实亡。

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凤凰台自身。所谓“凤去台空江自流”，“台”固然还在那里，但却“空”有其名。“台空”并不是台上真的空无一物，而是说凤凰台所指称的凤凰早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凤凰台这一称谓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内容。“凤凰台上凤凰游”，原是一次性的久远事件，无法重复，也不可逆转。称之为凤凰台，就跟“吴宫花草”一样，只是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人世的代谢。在这里，命名既是对过去事件的一次纪念，也是对当下阙失的一个补偿。

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唯有长江之水，看上去从来如此，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但长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动，并非亘古不变。李白真正想说的是，长江的流水对周围的世界，无论是朝代的陵替，还是自然界的变迁，都熟视无睹，似不关心。“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这个“自”字，点出了江水的无动于衷或浑然不觉。它向来如此，也终将如此。凤凰来也好，去也罢，都与它无关。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并且把它们对照起来读。李白凭着一篇《登

金陵凤凰台》占据了凤凰台这一处名胜，或者说，创造了这一处名胜。但是同崔颢题写黄鹤楼相比，李白却是后来者、迟到者。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对《黄鹤楼》的模仿，以下就是《黄鹤楼》诗后世通行的一个版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sup>〔1〕</sup>

崔颢（约704—754）的这首诗大致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及第前后，一说作于晚年，但因为收录在截止于天宝三载（744）的《国秀集》中，其早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自是毋庸置疑的。<sup>〔2〕</sup>坐落在今天武昌长江岸边的黄鹤楼，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名的，历来众说纷纭。据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的《州郡志下·郢州》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sup>〔3〕</sup>南朝宋鲍照曾作《登黄鹄矶》，但并没有提到黄鹤。南宋张栻（1133—1180）曾撰《黄鹤楼说》，认为黄鹤楼因黄鹄矶而

---

〔1〕 [清]金圣叹选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收于 [清]金圣叹著，陈德芳校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61—63。

〔2〕 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203。

〔3〕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州郡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15，页276。